

人物 | 高校二次元：赐我梦境 再赐我很快清醒

2016-06-07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6_VobDVdKG5C_zVSK8DSg)

编者按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三次元中的人。无论是寻求“趣缘社交”，还是寻找到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二次元的梦境再美好，也终究是为了赐予你一番在三次元中披甲上阵的理由。而在三次元中，与生活的呐喊厮杀才是永不停歇的。

北京大学元火动漫社前任社长胡孟夏卸任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了。作为号称“全国第一个高校动漫社团”的大型社团的管理者，胡孟夏在任上的时间几乎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卸任以后，她依旧会去旁听元火每周的执委会总结工作，以及在元火 2016 春季的 QQ 群里面愉快地水群。

“在元火里呆久了就不会觉得为它做事是工作，而是像在对待自己的家人，只想让它变得更好。”胡孟夏笑着说。“动漫社团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于，大家的包容度很高，就算没有共同喜欢的作品，只要 get 到了萌的属性就会熟起来，甚至现实中的很多缺点也会被看作是萌属性。”

所谓“萌”是个在时下年轻人中很流行的词，官方的解读是“可爱”或者“看到美少女角色时产生的热血沸腾的状态”。

正如胡孟夏在社团内的昵称“废柴”一样，“废柴”、“宅”、“中二”，这些原本含有贬低意味的词语，却意外地在二次元世界强大的包容性中找到了安放它们的萌点，高校的二次元社团更是以其便捷高粘的凝聚力成为青年二次元宅们最主要的社交渠道。

何为二次元？次元原本表示的是维度和空间，所谓二次元就是平面，代指书籍视频等产物；三次元就是立体，代指现实世界。百度百科对二次元的定义是“ACG 领域所在的平面世界，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等一系列平面的视界产物。”

很多入漫圈的人都会用一句话来表示自己对某部作品或某个角色的热爱：“今生无悔入××，来世愿做×××。”二次元就像是 21 世纪的造梦师，在高速冷漠的科技文明间，为躁动的年轻人们营造了一个温柔甜蜜的幻想乡。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电视、DVD 等媒介为主力军的《灌篮高手》、《魔卡少女》、《火影忍者》时代，到现在主打二次元的视频分享互动网站 A 站 B 站的火速蹿红，动漫展览、cosplay（角色扮演）、二次元衍生周边商品、弹幕文化，更加丰富多样的线上线下活动形式将异次元幻想国度构建得愈发庞大完善。

对于加入元火两年的元老级人物周润祥来说，元火给他最大的温暖是收获了一种被认同的感觉。周润祥从小开始做武器模型、道具一类的东西，但是由于太小众了，基本上没有可以交流的人。而在元火的群里，基本上他做完东西往群里发就会有很多人讨论。“终于找到了一种认同感，这种感觉非常爽。”周润祥这样描述。

在发表了多篇关于二次元文化研究的中文系博士林品看来，像周润祥这种以二次元为缔结点的趣缘社交已经成为新时代青年社交的一个主要方式。

趣缘社交也是林品在长期研究二次元文化以后总结出的概念，他认为趣缘社交就是以对某部作品、某个角色的热爱为动力进行的种种信息传播、文本生产、资源共享行为，使得那些原本在现实空间中互不相识的“御宅族”，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而发生频繁的人际互动，并由此生成崭新的情感联结。在这里，共同的“有爱”体验扮演了“因缘之纽带”的角色，牵引着“弱联结”向“强联结”转化，进而经由线上互动与线下聚会，凝聚成社交关系相对紧密的社群。

“背景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很多大学生成为教育移民，从外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离开了家乡血缘和地缘的纽带，那么社交的需求就会非常强。而在中国现在市场化导致的原子化个人大规模聚集这样一种背景下，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交就成了最方便的渠道，而趣缘认同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种认同。”

除此之外，媒介的变革也促进了趣缘社交的到来。“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的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几乎人手一份，线上的互动和线下的交往之间越来越没有难度，等于说是二次元和三次元的界限几乎被打通了。趣缘的纽带就是这样被互联网的发展大大强化了。”

至于二次元到底有什么魅力，偏偏从众多的“趣缘”点中异军突起，使得仅在北大，元火动漫社就拥有在校社员 1000 余人，且几度蝉联品牌社团。

元火现任社长（社内昵称残雪）说：“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物关系和精神都给我一种很真实很美好的感觉，就会鼓舞着我在面对现实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也很有勇气，去相信它会变得更好。”

而对于已为人母的比较文学方向研究者郑熙青来说,最开始看动漫就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看到了描写大学生活的《蜂蜜与四叶草》,其中对大学生活的嬉笑怒骂的刻画和对朋友之间情感细腻的展现特别能引发一个毕业生共鸣,于是就看了下去。

一直到后来看《银河英雄传说》的时候,她还和未名 BBS “银河英雄传说版”的一些活跃分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现在也是互相能给彼此做伴娘的一群朋友。

“你要联系到现在的大学生已经身处在一个原子化疏离化的社会中。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结成一种紧密的连接,就只能在虚拟社会中寻找替代品。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你已经没有兄弟姐妹,和邻居也没什么交流,和同学可能会好一些,但总归是不如你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些二次元朋友。他们会和你喜欢一样的东西,这样就结成一个更单纯更紧密的社交网络。”郑熙青这样分析道。

2016 年,央视的一期《朝闻天下》以“进击的二次元”为题,做了长达 15 分钟的报道,又一次把二次元这个亚文化群体的社会认同度推上风口浪尖。

面对二次元圈内人着迷的动漫和使用的“术语”,很多圈外人会不明觉厉,而圈内的人又难以向圈外的人解释,交流的障碍就构成了所谓的“次元壁”。

二次元文化需要获得“次元壁”以外的人的认同吗?

现在,很多二次元圈的人已不再认为有这个必要。“圈地自萌”是他们用来形容自己现在状态的词汇,即自己萌自己的,既不向外界输出也不接受外界的意见。而在几年以前并不是这样的。21 世纪初,二次元文化刚在中国兴起,出于对这种奇形怪状的外来文化本能的抗拒,随之而来的质疑和批判也甚嚣尘上。早期的二次元宅们在自我身份的构建与寻找社会认同上面经历了漫长的探索。

以腐女圈为例,早期圈中有一句口号叫:“同人女有义务比别人更有文化”,一些迷恋二次元作品的人甚至试图通过发现 ACG 作品与《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来力证自身的合法性。实际上,通过与主流文化扯上关系来自证合法性,恰恰陷入了一种对自身亚文化不自信的逻辑怪圈。“试图通过教育上的优越自证,恰恰反映了亚文化身份上的自卑感。”郑熙青这样分析道,“当然不是说这样的现象有问题,只是这里面逻辑不能细想,也没有必要。”这种急切自证的逻辑在二次元圈发展壮大以后就慢慢消退了。

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方向的吴靖老师也从另一个角度提

出二次元身份困境的一种出路，她认为，多元性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具备的基本性质。正因如此，传统对二次元的批判话语应该学会进入——进入二次元文本，也进入二次元宅们的内心世界。

“传统的文艺研究只去从作品来推断受众，比方说阅读复杂文本的一定是有知识的人，读简单文本的一定是儿童弱智。现在文艺研究提倡而是更多地去了解这个群体本身，对这个群体做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而是更多地从这个群体的视角来分析。比方说先看一看他们在教育、在学校中经历了什么，再去描述他们为什么会消费这样一个东西。能够更同情性地站在他们生活史的视角，才能做出正确的批判。”

而胡孟夏也说，动漫社团能够让社员获得丰富的感受就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只要非二次元的仁和二次元的人能互相尊重，那么要不要打破次元壁也“没什么所谓”。

“已经很久没有看新番了。”出乎意料，这是采访中很多二次元圈的人给我们的相同反应。

“加入元火之后，在看作品的这一个方面我反而减弱了。因为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和人玩，还有交流，线下的活动变得多了，自己看动画打游戏的时间就会变少。”周润祥说。

而作为元火社长的残雪，由于平时社内事务和学业已经挤占了他大部分时间，他几乎已经腾不出时间来看一些新出的作品。“对动漫的爱会一直在的吧。但是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会接触到更多的东西，也会爱上更多的东西。年轻时对一个美好世界的幻想也大概慢慢就会淡化了。”废柴笑着对我们说道。

“会把二次元考虑紧你未来的职业规划中吗？”在采访一个视频剪辑大触的时候，我们这样问道。

他认真思考了几分钟，然后回答：“会。”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三次元中的人。无论是寻求“趣缘社交”，还是寻找到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二次元的梦境再美好，也终究是为了赐予你一番在三次元中披甲上阵的理由。而在三次元中，与生活的呐喊厮杀才是永不停歇的。